



20世纪 俄罗斯文学思潮

黎皓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黎皓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7

(文学论丛)

ISBN 7-301-10838-9

I. 2… II. 黎… III. 文艺思潮—俄罗斯—20 世纪—高等学校—
教材 IV. 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926 号

书 名: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

著作责任者: 黎皓智 著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838-9/I · 081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8.5 印张 62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谨以此书奉献给
“对于我，如同初恋时的泪珠”
一般的俄罗斯

目 序

写一本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书,是我多年的宿愿。记得在1990年,叶水夫先生为我的《苏联当代文学史》写序时,就曾建议我写一本完整的《20世纪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当时20世纪尚未走到尽头,我没能完成水夫先生的嘱托。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整理旧稿时,便萌生一种愿望:把我所写的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章编辑成书。不久前,我把自己的心愿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张冰同志表达过,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她在听了我的详细陈述之后,认为我研究的重点在于文学思潮的变迁,因此建议我使用《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这个书名,完全符合我的初衷。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从内心十分感激张冰同志的热情支持。

这次我把在不同时期撰写的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应该有个理由。与学界同仁的类似著述相比,这本书在学术思路 and 知识体系上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在写作策略和叙事评说上显示出哪些自己的学术个性?应该有个说明。记得托尔斯泰曾经主张,写每一本书都必须有一个主导思想。他写《战争与和平》,确立了“对人民的态度”这个主导思想;他写《安娜·卡列尼娜》,确立了“家庭的幸福”这个主导思想;他写《哈泽·穆拉特》,从一棵被车轮压折后又顽强地挺立起来的牛蒡花得到启示,确立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思想。那么,我写这本书,便确立了“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轨迹”这个主导思想。不是孤立地解读作家作品,也不是零散地分析艺术风格,而是把每一篇独立的文章都统一到文学思潮这面大旗之下。勾勒文学发展轨迹也好,鉴别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好,认定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好,都重视他对某种文学思潮的独特贡献。这种研究方式,可以把自己的思维从相沿成习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去切近文学现象的发展实际。

欲把文学思潮的研究深入下去,就必须加强学科体系的建构。观察文学思潮应具备宏观的思维方式,我在书中提出了认定文学思潮的几个知识点。为此,我在这本书的编辑体例上又特别充实**观念、知识体系、方法论**这三个因素。

先谈谈观念。我的文学观念和俄罗斯文学史观,主要体现在“总论”的5篇文章中。我认为,文学观念要回答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本质决定功能,如果说不清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其他相关问题都难以阐明。所以,文学思潮与文学本质观也紧密相连。我在《文学思潮综论》这篇文章中,较为集中地表述了我的文学本质观。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接受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种认识。后来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文学是纯形式、是语言的艺术这种本质观。可是,它旋即又被取代,被解释得更加辩证。文学是用形象思维表现的人类情感;文学是人类审美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的艺术;文学是用审美手段整合作家与社会、作品与读者等各种关系的总和,而语言是它的载体;文学是显现于语言艺术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对文学本质的这几种解释,都认定文学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人类思维的成果,因而显得更为科学、更加符合艺术规律了。当然,文学本质观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人们的思维在不断发展:得出了一项结论,又提出一个怀疑,再作一种假设,又实现一层螺旋式上升。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思”,包含了怀疑、否定、重构等因素。我们研究文学现象,要遵循一定的文学本质观,但又不能凝固不变地看待本质。同时也要力戒文学相对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较为贴近时代的文学本质观念应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我的俄罗斯文学史观,也体现在总论的几篇文章中。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俄罗斯”意味着什么?从词源来说,这首先是一个地域、居民、民族的概念,然后才衍生出国家的概念。西方学者在写各种欧洲历史、欧洲文化史、欧洲文学史的时候,经常不把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文学纳入其内,而任其自成体系。这是为什么呢?不能完全用“偏见”来解释,严肃的西方学者大有人在。这恰恰说明俄罗斯的民族属性、人文地理、文化传统有其特殊性。俄罗斯文化的源头不是古希腊罗马,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漫长的欧洲式的中世纪,没有发生文艺复兴运动……因此,不能用西方的文化观念去解读俄罗斯文学。我在《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一文中,列举了“阿喀琉斯的愤怒”与“伊戈尔的愤怒”作为对比,来说明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差异。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俄罗斯人就在做着融入欧洲的梦。然而几个世纪过去了,这仍然是一个梦。德国哲人尼采说过:只要你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梦,也许就能把它变为现实。但俄罗斯人无法把融入欧洲的美梦变成现实。俄罗斯文学,应把它当做俄罗斯民族的文学来研究,不宜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去

重构。文学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不能从外面移植过来的。

俄罗斯文学的基本色调是什么?是忧伤?是苦难?是深沉?是广袤?是激情?是愤怒?是浪漫?是乡恋?是无奈?是悲叹?是严峻?是宽容?是博爱?是憎恨?是思考?是救赎?是觉醒?是奋起?是皈依宗教?是返回自然?……俄罗斯文学很难用单一的色调来表现。在阳光的折射下,它可以分解成多重组合的色谱。研究俄罗斯文学思潮,要把它的多色调写出来。多彩的俄罗斯文学,体现在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

我笔下的俄罗斯文学思潮,它意味着什么呢?是用多种色调和艺术手段表现出的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探索,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关怀和同情,对俄罗斯专制政体的抨击和否定,对人的灵魂的无情鞭挞和拷问,对一代新人觉醒的企盼与呼唤,对俄罗斯幸福未来的祈祷和祝愿。这就是我所感知到和体验到的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

研究一种文学思潮,应该有雄厚的理论思维作指导,否则就会流于浮浅。但不能空谈理论或陷入“理论自恋”的虚幻之中,理论应该从大量的文学实践中提炼、总结和升华。理论升华的前提是细读文本,但不是新批评派规定的封闭式文本。我认为还要从文本中发掘其蕴涵的社会意义、道德观念、人文精神、历史智慧等属于文学本体的因素,而不能把细读文本只限定在对形式和语言的分析。这是我与形式主义诸学派不同的文本观念。

再谈谈知识体系。这本书对文学思潮的建构原则首先是历时性,依据历时性线索和文学发展的规律,将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所辑录的篇目,既有对该时期各种文学思潮的论述,又有对体现了某种文学思潮的名家名篇的阐释,还有对该时期文学创作现状或理论现状的综述。书中评述的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现象,皆尊重历史事实,公允地提供文学信息,对不同文学观念和艺术主张的文学思潮和流派,都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性解读。

整体性,是本书知识结构的又一原则。把20世纪俄罗斯文学视为统一的进程,这个观点是在90年代初由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的学者们同时提出来的。我也认可了这个观点,并在俄罗斯文学的统一进程中特别注重揭示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传统、人文环境、民族属性。在这其中,重点分析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新型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阿克梅主义、纯艺术论,以及人民性文学、解冻文学、乡土文学、卫国战争文学、“白银世纪”文学、另类文学等众多

的思潮与流派。努力廓清文学的“统一进程”与“两极结构”、“整体性”与“异质性”的辩证关系。提出任何一种学术观点,皆坚持以充分的学理分析和文学事实为支撑。不尚空谈,不故弄玄虚,透过实例演绎观念,又倚重理论阐释作品,是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

积累性,也是建构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则。关于积累性原则,我在其他几本著作和文章中都曾议论过,还想在此略赘数语。时常会在一些学术期刊中读到诸如“贵在创新”呀,某某“知识体系陈旧”呀一类的文字。我不知道是哪一家立法机构赋予他们享有宣布某种知识体系陈旧的权利。我认为,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都不会陈旧,不会过时。柏拉图的文艺理论陈旧吗?你在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时,就可以看见他的影响之伟力。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陈旧吗?今天人们飞天登月,进入宇宙,你也离不开他。知识不会过时,关键看你会不会运用。现在被高谈阔论的“创新”一词,往往被当做一种解构手段,当做一种排斥异己学术观念的托词,“创新”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来内涵。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文化史,也受“能量守恒”定律的支配。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化能量,都未曾消亡,只不过是改变了存在的形态。一切思想能量和精神能量,在某些时候可能会遭到诋毁或谴责;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又会发挥应有的作用。苏联文学所唤醒的崇高精神,所歌颂的觉醒后的新人为自身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非“陈旧的知识体系”。正如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所说:“过往的一切只不过是序曲,以后的文章还当我们来挥毫。”文学中审美思维形成的理论原则一经确立,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被继承下来。精神生产奉行的是积累的原则,而不是淘汰的原则。列宁说得对:只有当你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充实自己的头脑时,你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新的思潮流派的出现,不应以推倒原有的理论成果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而是补充、发展,共同繁荣。基于这种认识,我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思潮与流派,以及相应作家的研究,都立足于积累,清理源流,廓清阵营,区分特征,并总结规律。为了使20世纪的俄苏文学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世人淡忘,不被今人故意曲解,不被人们当做“陈旧知识”而任意解构,所以要如实地记载下来,深刻地描述出来,以作为一份珍贵的艺术文献供后人选择使用。

我在建构这种知识体系时,努力从自身的学术观念和文学偏爱中解放出来。但事实是徒有其心愿,未必就能做到。因为学人都容易把自己长期形成的理论观念当做全人类共同承认、普遍接受的真理。然

而现实并非如此,这就是学人的尴尬。不过我们可以把自己对文学史上一系列问题的理解,用个性化的语言表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就溶化进了研究者自身的文化基因、学术个性、秉赋气质、风格才华,学术探索也因此才有意义。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也是与异质文化交流与沟通的过程。

至于方法论,各个学科都有共同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就在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启迪我们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多种批评方法的交替使用等等。我研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的方法论原则,是针对不同的论题(即研究对象)选用不同的方法。文学观念的科学性和具体方法的多样性相结合。1842年初,青年马克思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令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那是荒诞可笑的。文艺女神缪斯在不同的心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神态,所以欣赏方法宜择善而从。我的方法论原则既体现在每一篇文章的论述之中,也特地安排了第五辑“理论探索”,介绍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成就。

中国人研究俄罗斯文学,对于俄罗斯来说,每个研究者都是“他者”。我们都是运用巴赫金所说的“他人意识”和“他者眼光”在看待俄罗斯文学。因而我们得出的结论都是个性化的,没有话语霸权。在这其中,误读在所难免。我有时候会嘲笑西方人,居然把一部《圣经》都给“误读”了。上帝“创造”的人,真的就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吗?亚当和夏娃,也需要心明眼亮,需要获得智慧,需要满足欲望,因此他们敢于反抗上帝的旨意。上帝“创造”的人,生来就懂得反抗,也进行了反抗,这才是“圣经”啊!“原罪”论应该改为“原抗”论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呢?西方的文化人真的就这么愚蠢吗?看来,人们对上帝也是各取所需啊!吉皮乌斯说得好:“上帝的真理中蕴含着上帝的欺骗!”真不愧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名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人皆不可能提出终极真理式的结论。我嘲笑了别人,现在的小学在学生中提倡“换位思考”,别人不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嘲笑我吗?所以说,书,都是写给性相亲、习相近的人读的,写给迫切地渴望新知的人读的。我们又不得不回到萨特:承认每个人的选择自由。一种理论,各自表述。看来,这就是学术探索。任何理论,都是给人们提供一种选择的参数。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能够照亮多数人心灵的理论是成功的理论。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评价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视角是多种多样的。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自由思考,不人云亦云,不盲目跟进。在

苏联解体之后,对20世纪俄苏文学泼污泥浊水一时成为风潮。而我所致力,是努力发掘20世纪俄苏文学的独特性。唯独特,才有价值。我高度赞扬由高尔基奠定美学基础和艺术原则的苏联新型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它把在旧世界处于社会底层的数以亿万计卑贱之人引进了文学殿堂,描写了他们的“人的意识”的觉醒,歌颂了他们为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从而使他们首次在艺术领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历史的进步,倚仗人的自觉。这种文学是史无前例的。文学,作为世界上最丰富的精神现象,不能只有一种存在形式。与此同时,我对20世纪初俄国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对苏维埃时期其他各种具有不同艺术倾向的人民性文学,对20世纪末期俄国文坛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和流派,都进行了认真的艺术评价和鉴别。比如在50—60年代,当“解冻文学”引来许多是非非的时候,我在一定程度上首肯了“解冻”在苏联文学史上的意义。在80年代的“公开性”运动中,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被曲解成“半人半马”的怪物时,我考查了这种理论的流变沿革和历史功过。80年代初期我开始译介俄国象征派诗歌时,国内学术界尚未对“白银世纪”文学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到后来当人们扎堆“白银世纪”的时候,我又研究了学界对这个概念的接受偏离。我对潮起潮落的苏联文学坚持冷性思考的原则,而冷性思考者的言说总是处在边缘地位,与纷繁喧嚣的强势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异说纷起的情况下,我追求涅而不缁。

俄罗斯语言文学,从1950年我进入初中一年级开始,就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几乎整整的一生。我愿意将此书奉献给“对于我,如同初恋时的泪珠”一般的俄罗斯。

谨以勃洛克的《俄罗斯》这首诗作为结束语:

仿佛又是那黄金的岁月,
三套马车的轭套已磨损,
彩绘的车轮陷进了车辙,
在泥泞中摇晃、挣扎。

俄罗斯,贫困的俄罗斯呀,
你那暗灰色的破旧茅舍,
你那随风飘散的歌曲——
对于我,都如同初恋时的泪珠!

我不知道怎样怜悯你，
只愿小心翼翼地背上十字架……
听凭你把惊世骇俗的美
奉献给某一位魔术师！

任他把你诱惑和欺骗——
你也不会消失，不会湮灭，
唯有那忧心忡忡的挂牵，
才会把你美丽的容颜遮掩……

那又能怎样呢？忧愁再多——
强如泪水滔滔汇成江河，
你的森林和田野，依然如此美，
你齐眉的头巾，依然缀满着刺绣……

当你那明光闪闪的目光
从花头巾下凝望着道路的远方，
当马车夫那悲凉的歌声
唱出了羁旅的愁闷，到那时
难以置信的，会变成现实，
长路漫漫，也将任你奔波！……

（黎锦智译）

我对俄罗斯的未来坚信不移！我对 21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必将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也坚信不移！在 20 世纪创造过如此辉煌的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有能力在新世纪给人类开创更加美好的前景。魔术家的幻术有可能把俄罗斯诱惑和欺骗，但不能使她惊世骇俗的美灰飞烟灭。诗人勃洛克期待他的祖国“会把难以置信的变成现实”，“在漫漫长路上自由地奔波”，实现这种前景靠的是人的自觉，俄罗斯人民自己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呼唤觉醒后的“大写的人”为自身利益而奋起，这就是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2005 年 9 月

自
序

目 录

自 序.....	1
----------	---

总 论

文学思潮综论.....	3
问题意识: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	18
文学史的传统与创新	
——关于重写文学史	35
回眸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与艺术经验	47
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	59

第一辑 两个世纪之交

苦难与希望的二重奏

——高尔基 19 世纪 90 年代的创作	73
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论高尔基的《母亲》的艺术创新	86
布宁的文学世界	92
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	
——《俄国象征派诗选》译者自序.....	114
吉皮乌斯的象征主义诗歌艺术.....	134
阿克梅派诗人对象征主义的“突围”.....	143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审视俄国“白银世纪”文学及其接受偏离.....	150

第二辑 20 世纪上半叶 (1917—1953)

30 年代苏联文学的史诗性长篇

——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161

再现历史巨变中哥萨克的命运…………… 168

寻访保尔的行踪,体悟保尔的人格…………… 179

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歌艺术…………… 189

苏联文学的抒情传统

——从帕乌斯托夫斯基谈起…………… 200

第三辑 20 世纪下半叶 (1954—1990)

“解冻文学”的是是非非…………… 209

乡土文学思潮的演变…………… 219

浪潮迭起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 242

卫国战争文学呼唤英雄主义回归…………… 263

人的命运的历史沉思…………… 286

苏联文学的道德哲理化倾向…………… 304

重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320

体由代变,格由时降

——小说文体的新创造…………… 330

苏联小说中的假定性艺术…………… 344

纪实:小说艺术的新视野…………… 356

文律运用,日新其业

——诗歌创作流派的变迁…………… 363

戏剧文学走向新的旅程…………… 387

第四辑 20 世纪末期 (1991—2000)

俄罗斯文学面临选择

——俄国文学界对文学现状与未来的疑虑…………… 405

熟悉的陌生人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印象…………… 414

90年代俄罗斯文坛的两极格局	423
既传统又另类的彼得鲁舍夫斯卡雅	435
9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轨迹	440

第五辑 理论探索

高尔基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	467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流变	486
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文体观和语言观	502
复调与狂欢化:巴赫金学说的两大理论支柱	525
卡冈的文学系统论初探	547
赫拉普钦科论文学文体	554
以艺术思维为特征的苏联文艺心理学派	570
苏联结构符号学	574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不会把一切话说完 ——浅论苏联的文学历史功能研究	581
俄国后现代主义辨析	586
后 记	597

总 论

文学思潮综论

文艺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理论积累来观察和评论文学现象。而从文艺思潮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这个视角去看待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现状,应该说是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因为它在我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纵观数千年中外古今文学的历史,不能把文学的发展一概归结为文学思潮的演变史。因为,在一些情况下,不存在文学思潮的时候,文学的发展并未中断。文学毕竟是作家个人的精神创作活动。只是到了近代,文学的发展与思潮的形成密不可分。特别是 19 世纪初期以来,文学的发展过程几乎就是以思潮的形态推进,作家很难置身其外,西欧文学是这样,俄罗斯文学亦如此。所以,对文学的思潮现象作一番发幽探微,也许是有意义的。

文学思潮与文学观念

文学思潮是一种群体现象,是由许多具有共同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的作家形成的创作潮流。每一种文学思潮在推演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共同的文学纲领和理论体系,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影响并规范许多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原则,形成一种共同的倾向。所以说,是否有共同的或大体相似的文学观念,是透视文学思潮的首要观测点。

文学观念要回答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本质规定功能,如果说不清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其他相关问题都难以解决。几千年来的人类先贤在探索这个问题时,对文学观念的解释显得复杂多样。不同的哲人和理论派别都力图以自己特有的观念去概括文学的本质。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理论,把文学艺术仅仅看成主观精神的产物,看成是脱离现实的神秘的东西。有的说文学是主观的理念,有的说文学是自我意识的宣泄,有的说文学是神的启示,有的说文学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这种倾向是从主观唯心方面去表述文学的观念。还有一种倾向,提出文学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是现实的再现,是社会生活的镜子,这种理论

较注重从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去诠释文学的观念。

在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理论家关注较多的是对体裁问题的研究,体现了文以体为先的准则。辨体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课题,即辨明各类文体之异同。而对于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亦即文学观念的研究,则无甚重大理论成果。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俄国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文论,还相继出现了唯美主义的“纯艺术论”,体现了东正教观念的根基派的“有机批评”论、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文论,以及早期象征主义批评派别倡导的神秘主义文论。这些流派的文学理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触及文学本质的某些特征,以不同的价值取向讨论了文学的功能。

在这些文学观念中,不乏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以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他们认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再现”,文学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和“对生活现象下判断”。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提出了文学再现生活的艺术手段是“形象思维”,从而触摸到了文学的本质观念,并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和审美的文学批评理论。第二种是俄国的唯美主义文学本质观。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除了自身的优美之外别无他求,诗的世界是同现实生活相隔绝的。艺术家只能服从永恒的艺术法则,不应服务于任何现实的社会利益。第三种文学价值观是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文学的情感本质论。托翁认为文学艺术的使命是传达情感,他在《艺术论》中提出文学是“把人们的理性意识转化为情感的一种工具”。就是说,把理性转化为情感,才是文学艺术的神圣使命和最高本质。

还有一种以象征主义为核心的神秘主义文学观念。从理论上说,俄国在20世纪初并没有形成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用神秘主义来表述这种文学观念反倒更加贴切。俄国的神秘主义思潮发端于阿·列·沃伦斯基、瓦·瓦·罗扎诺夫、尤·伊·艾亨瓦尔德等人,但最有影响的理论代表还是尼·明斯基、弗·索洛维约夫和德·梅列日科夫斯基。明斯基与雅辛斯基合作的《古老的争论》(1884)一文,认为文学观念滥觞于人的宗教意识,文学表达的是认识上帝的一种愿望,极力主张探索艺术的神秘内容。弗·索洛维约夫在《自然中的美》(1889)和《艺术的一般意义》(1890)等文章中,认为文学艺术中的美是神赐天惠的直接体现。这种美是弥漫于神和世界之间的一种精神,又是自然和人的中介和桥梁。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现代俄国文学衰退的原因及各种新流派》一文,